

听梅子涵讲 感动故事

大作家 / 好故事
青少年必读



马老师喜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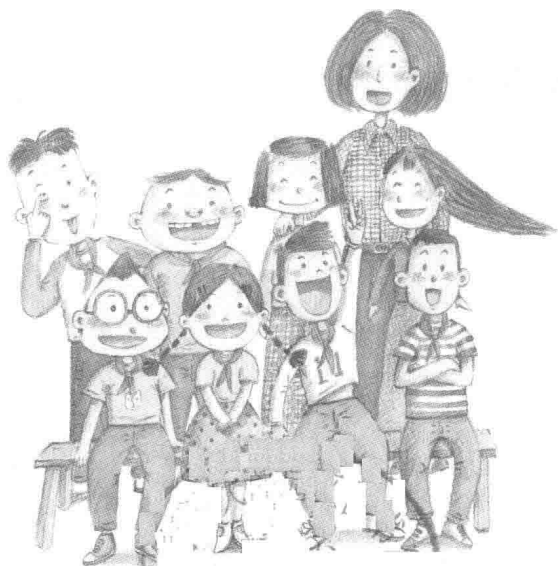
梅子涵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听梅子涵讲 感动故事



马老师喜欢的

梅子涵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老师喜欢的 / 梅子涵著.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4
(听梅子涵讲感动故事)
ISBN 978-7-5675-3462-9

I. ①马… II. ①梅… III. ①儿童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6096号

马老师喜欢的

著 者 梅子涵
总 策 划 上海采芹人文化
选题统筹 王慧敏
项目编辑 许 静 储德天
审读编辑 储德天
特约编辑 陈 琼
封面绘图 谭 婷
内文插画 张 娜
装帧设计 沈 娟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 市 (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5.5
字 数 69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3462-9/I.1353
定 价 16.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起草一生（代序）

梅子涵

我相信，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因为阅读，而变得喜欢写作。那是被语言和故事牵动的！被良知和逻辑激励了！被情感和诗意燃烧起！我这样想过，是谁写出了第一个神话呢？谁写出了第一个童话第一本书？那是多么了不起的第一个人！因为他为人类带来了阅读：他为人类带来了阅读的牵动、激励和熊熊燃烧。于是后来的写作就按捺不住地纷纷开始了！因为有了书，所以更多的书籍才出现；因为阅读，所以有了更丰富、灿烂的文字倾诉和讲述。

可是，我们并不是为了写作而阅读。那很容易变成急急忙忙地拿来，变成寻章摘句和到菜园子里割菜，洗好了就下锅。我们是要让自己的生命去享用的。高贵的生命是需要亲近那些神话、童话和书籍的。这是人类拥有的一种最雅致和

浪漫的爱好的。我们阅读那一行行的文字，是洗礼也是焕发，于是我们又更雅致更浪漫地写下行动，还写下诗篇。我们不刻意地用阅读来为写作做准备，结果反而把写作的才华孕育得良好！

把阅读当成童年时代最重要的课，也就为一生的写作起草了最精彩的序言。

目 录

CONTENTS



马老师喜欢的

- 马老师喜欢的 003
转学第一天第一节课 012
对面的笑 023
课 堂 027



麻 雀

- 麻 雀 041
我们没有表 052
吹着小哨前进 063
押 送 076



小时候的鬼样子

- 小时候的鬼样子 087
乡下路 098
妹 妹 106
斥责自己 114

浪漫简历



浪漫简历 121

我的画廊 128

绿 灯 131

记住，靠自己 136

黄瓜童话



黄瓜童话 143

看见脚印 145

童话太阳 149

一朵花儿的童话 151

一个孩子向前走去 153

童年的消逝 158

我们都是点灯人 164

马老师喜欢的

他们不承认马老师最喜欢别人，因为他们每个人几乎都能说出一个马老师喜欢自己的故事来……



马老师喜欢的

暑假后刚开学半个月，五（2）班的华老师调到市航模学校当辅导员去了。要从二中心小学调来一个新班主任。总是这样的，新班主任来之前，同学们都要做许多猜测：是男的还是女的，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凶不凶……真的，他们还没有碰到过凶老师哩。三年前教他们的严老师是不凶的，后来的华老师也是不凶的。严老师是那么善于讲故事，而且都是“长篇连载”。

每次班会课他都讲，眼睛一闭，讲到吊瘾的地方突然刹住，让你心痒上好半天。《战斗在敌人心中



脏》严老师一直没讲完，到现在还欠着。华老师则完全像个大姐姐，又好看又活泼，手风琴拉得特好。星期天她时常带大家到不买门票的半岛公园去，把人一分为二，“躲猫猫”。本来说好下个星期带大家去参观鲸展的，却突然调走了。

当然，大家想的也不尽一样。譬如学习委员钟明，他的功课全班最好，爸爸又是干部，以前严老师最喜欢他。他真希望新来的老师像严老师一样。再说叶莹莹吧，她是全班最好看的，又是少年宫合唱队的，华老师最喜欢她。她自然希望……不过，又有什么都不想的，像那个……等一下，等一下，你看，新班主任什么时候已经走进教室了。大家都怔住了，互相偷偷地顾盼着，交换着眼色：她是麻子！

总而言之，第一面的印象不太好了。

她倒是丝毫没有察觉大家吃惊和扫兴的神情，说：“我姓马，大家叫我马老师好了。”终于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来，立刻，教室里尽是“哧哧哧”的声音。还有人轻声说着：“马，麻……”

马老师的脸色很难看，手指痉挛地掠了掠头发，



默然无声地看着大家。课堂里突然变得很静，有的悄悄地低下了头。马老师的目光，缓缓地从每一个人的脸上掠过去，最后落在第二小组的一个女生身上。她与众不同，坐得特别端正，刚才一阵骚动似乎对她毫无影响。不知是这个女生老实规矩的神态引起了马老师的注意，还是那件又旧又小的浅蓝色长袖衬衫绷着正发育的上身显得有些异样，马老师盯住她看了好一会儿。

大家都不免有些奇怪，目光随着马老师的视线一起交织在她身上。

她叫维小珍，爸爸在青海劳改，妈妈是拉清洁车的。男同学也好，女同学也好，平时很少有人去多看她一眼。有的同学还要欺负她。她总是上学来了，放学走了。课间做游戏大家都不高兴带她，她就一个人伏在课桌上做功课。学校组织春游秋游一类的活动，人家吃面包、蛋糕、糖，她呢，总是咬一口羌饼，喝一口开水……

这一切马老师都是不了解的。女生老实规矩的神态使她暗暗高兴、宽慰。她收回了目光，迅速地看



了一眼讲台角上的座位表，记住了名字。马老师没有说更多的话。这一节课是作文。她把作文本发给了大家，用清秀工整的板书写下了题目，又简洁地提了几点要求……

中午，马老师没有休息，在办公室里批改作文。也真巧，第一本就是维小珍的。这一次作文的题目是《我的妈妈》。她看了起来：

我能写我的妈妈吗？因为我爸爸是不好的。去扫烈士墓时，华老师让大家回忆家史，可是叫我别说，因为我爸爸不好。所以我不敢提我们家。我妈妈当过童工，小时很苦。她是很好的，每月拿三十几块钱，要养我和弟弟。有些同学看不起她，有时妈妈在路上拉清洁车，他们用石头砸她，我不敢说这是我的同学砸的，怕妈妈更难。老师，我写不出，你再出一个题目，我来补写吧。

有两处字迹被水滴弄模糊了，使马老师想到，孩



子写的时候可能流过泪。她眼前又浮现出那绷着一件又旧又小的衬衫的身体。她现在才体会到，那孩子老实规矩的神态里，其实包含着一种因受到歧视而产生的小心、老成。马老师的心里涌起了一种保护幼小心灵的责任感。她翻开今天早上刚刚交给她的“学生登记表”，查到了维小珍家的地址，决定去进行一次家访。

仲秋的正午，热势并未减退多少。人行道上的樟树都还很小时，遮不住火辣辣的日头。马老师撑着一把黑布伞，路不熟走得很慢。路旁的弄堂里有两个淘气的男孩指划着她的脸在说难听话，她没理会，而是注意地看着门牌号码。是呵，她小时候在育婴堂^①里留下了一脸的天花斑，其实是多么不适于当教师呵。孩子们不懂事，总难免要刺伤她的心，可她却偏偏选择了这个职业。

她没有结过婚，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每一个学生的身上。她总是想，旧社会，由于出身的高低和家境的贫富，有的孩子生活在天堂上，有的孩子生活在地

^① 育婴堂：旧社会一种慈善性收养孤儿的会社组织。



狱里。新社会，孩子们都是党的，都是祖国的未来，应该一样对待，而不应该把谁冷落在一旁……

前面是一个公园。公园里正在举办无锡泥人展览，门口挺拥挤。马老师绕过小广场前的一棵雪松，准备穿到马路对面去。有只小手扯扯她的衣服，细声细气地问：“阿姨，喝茶吗？一分钱两杯。”

马老师没有停下来，只是不在意地移了移伞，向后看了一眼。她惊住了，是维小珍。

有人在喝茶，维小珍正忙着，没有发现她。

她收拢伞，走到维小珍身后，默默地看着。

生意挺好，维小珍手忙脚乱地忙碌着，把一分一分的硬币丢进一只铅皮盒子里。浅蓝衬衫的背脊上湿透了汗。

此时，空闲些了。维小珍坐在凳上，捧着那只盒子，用手指在里面数着钱。马老师手轻轻地搭在她肩上。维小珍紧张地回过头来，怔住了，直愣愣地看着马老师，悄悄地把手上的盒子移到了背后。这时又有人来喝茶，维小珍犹豫着没动。马老师推推她，她才站起来……



马老师把伞靠在凳上。她发现小凳上那盆洗茶杯的水已经脏了，上面漂着薄薄的一层灰垢。旁边正好有片花鸟商店，她端着去换了一盆清水。

维小珍又感激又局促，连忙用手擦擦凳子，让马老师坐。

趁着无人来喝茶的空隙，马老师间断地和维小珍聊着。

“一直这样么？”

维小珍点点头。“开学了，我和弟弟都要交学费。”

马老师看到钱盒下压着一本书，她拿起来翻了翻，是新发的语文课本。用一张旧报纸包着，书里夹着一个用白纸订成的小本子，上面记着从课文里摘录下来的好句子，字写得十分工整。

“有空读么？”马老师问。维小珍身子一扭，笑笑。不知是热的还是紧张的，她额上沁出了一颗颗汗珠。马老师掏出手绢帮她擦，她忸怩地往后一缩，然后又不由自主地靠到马老师身上。又有人来喝茶了，马老师伸手接过钱，“当啷”丢进了盒子……



“没申请免费吗？”马老师问。

“没有。”

“还缺多少钱？”

“快了。”维小珍高兴地答道。

这时，路上有个拉清洁车的女人喊维小珍，维小珍奔了过去。她是维小珍的母亲。她从挂在把手上的布拎包里取出一只饭盒子，递给女儿。维小珍放学就来了，还没吃午饭。母亲拉上车又要走了，维小珍对她耳语了几句，朝马老师指指。母亲跟着女儿走到马老师跟前，亲热地喊了两声“老师”，过意不去地倒了一杯茶端给马老师，不断地撩起对襟单褂的下摆擦着汗，笑着站在那里。这是一个吃得起苦，又生活得很不顺利的老实人。女儿很像她。马老师的心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从拉链包里拿出五元钱塞给她：“凑上给孩子交学费吧。”

母亲慌乱了。她用一双粗糙的大手推挡着，不肯接。马老师微笑着凑近她：“别推了，难看吧？”

母亲眼圈红了，嘴唇直哆嗦，嗫嚅着说不出话来。维小珍躲在母亲身后哭起来。马老师把她拉到身